



婦葉山房叢鈔

三十二

曾
595
32

三十二





里乘卷三目次

紀夢

附誌重修虞姬墓碑

袁姬

夜話

林遠村方伯

怒睛雞

雌而雄

里乘卷三
紀夢
桐城文
許奉恩
叔平

里乘卷三

桐城文 許奉恩 叔平



道光乙巳夏大興朱子澤刺史甘霖攝靈璧縣
事遇余皖城執手喜曰頃將之任靈璧考邑誌
其地實垓下舊壤故有虞姬墓歲久蕪圯將事
修治碑文非燕許不辨請以屬子予再遜而後
諾爰為駢文一首郵寄刺史勒諸貞珉雖一時
盛誇人口然俳青儷白體製較卑每亦不復記

憶越明年丙午自金陵秋試歸阻風烏江時當
八月下弦孤蓬岑寂憑窗露眺涼風滿襟殘月
窺幙江天一色盪滌塵慮心暢神爽儼然欲寐
忽見一古裝美人媼姪登舟容采照耀後侍兩
婢亦復媠美予愕眙避席不知所措美人乃前
歛衽曰妾與先生固有文字因緣故涉嫌就教
休得驚怪予亟答拜曰一介鯁生伏處窮巷不
省何處得侍天人所謂文字因緣備督莫解請
明諭其旨以開愚竇美人笑曰妾乃西楚虞姬

是也前朱使君澤及枯骨知碑文出自椽筆崇
論偉議使妾讀之千年幽憤爲之一洩昨從戚
妹往東海壽上元夫人過我王廟宮順道一訊
起居將歸瑤池稔知君舟楫此特詣謝鉅製耳
予憬然遜曰仙姬貞情烈魄愧咫尺聞膚見不能
揄揚萬一辱挂齒頰反增汗顏姬曰先生勿過
撝謙文信必傳但承褒譽過情未免感極生愧
妾尤喜叙次論斷多與當年情事符合方恨與
君風馬懸隔晤言無自今亦旣邁止良夜正長

三
畧將梗端爲先生道之可乎予曰幸甚爰敬展
茵榻肅姬上坐再三固讓乃抗禮就席叩以當
年情事姬蹙然曰君所論楚漢之仁暴強弱毫
釐不謬龍門作史書以本紀具有深心惜我王
婦人之仁猶豫寡斷當日若聽妾言季何能爲
予曰奈何姬曰君固不知鴻門之計妾所與謀
不圖范玦空舉莊劍無用旣縱季去亞父恚甚
急趣妾力爭於王且援吳越已事相况謂勾踐
一去夫差恐終不免王故不樂妾干預軍政比

聞妾言怒視叱曰誰嗾而言而婦人焉知大事
君文所謂鴻門之計不行烏江之禍已伏恰中
當時竅要使妾至今思之猶有遺憾予曰垓下
之戰何遽一敗塗地乃爾仙姬當日身處其境
其何以堪姬喟然歎曰君言及此祇令人悲彼
日漢兵匝匝薄暮小雨黑雲如磐妾侍王帳中
方計秣馬厲兵決一死戰夜分忽聞楚歌四起
王撫髀垂涕顧謂妾曰大事去矣卿將若何孤
悔不聽卿之言致有今日妾泣慰王曰王但自

愛妾荷王厚遇自有以報請勿以妾爲念王聞
妾言益悲不自勝乃作垓下之歌泣以付妾妾
知王意有所授遂勉和其歌掣所佩之劍自剄
於王前以明無貳姬語至此珠淚猶盈盈承睫
不勝悲哽予亦爲之欷歔但見一侍者出淡紅
綃帕前爲拭淚一侍者執碧霞唾盂前承其唾
予勸慰曰仙姬久歸仙籍興念往事只合當作
他人成敗聊供判斷慎勿過事傷感有損玉抱
况當日青鋒決絕大節矚然較息媯西施等輩

轉眼憐人其薰蕕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哉姬歎
息謝曰此是先生藻獎然若曹所爲妾實羞之
甯死不願效也予曰不揣再有所請未審仙姬
當日毅然死別後事猶能知悉否姬曰妾身雖
死魂固在王左右王見妾已死號慟失聲恐人
踏藉妾屍命軍校裹以毳旃昇瘞淺土王乃獨
騎決圍而走予曰王所乘騅馬究竟若何姬曰
騅乃神驥日行千里先三日前蹄忽楚王恨以
爲不祥後所乘似騅而實非此亦天意倘騅足

不楚其涉水如平地何至及烏江之難王歌所謂時不利兮騅不逝正謂此也予曰王歌激昂慷慨仙姬和章必能相敵今所傳五言恐是雁鼎姬曰妾歌倉卒失傳正幸藉以藏拙乃村儒必欲代彰其醜妄爲擬作不知妾歌雖屬急就固非五言究亦不足溷大雅之聽予堅請賜教姬乃誦曰愁雲黓墨兮風聲悲楚歌四合兮中心淒擘王衣兮前致辭大事已矣兮妾將安歸妾安歸兮事已矣願王保重兮妾爲王死誦畢

歎曰巴里卑音聊抒哀緒君其勿哂予側聆嚙識深爲歎服二侍者便促姬行云恐戚妹久待姬曰先生非外人良覲匪易况夜尙未闌何妨小坐予叩七妹爲誰姬曰戚妹乃戚夫人固非七妹子曰何不借來曰以君文譏爲人彘故羞與相見予曰此乃吕后悍妒所致史臣筆之於書並非小生唐突姬曰固然但渠素驥弱妾亦不得相強予曰仙姬何獨與彼同行姬曰妾前身本王母第九女渠乃阿母侍兒旣先後同嬰

塵網各歷一番苦趣再返天曹遂畧除前分齒以姊妹子曰仙姬此後曾再誕人世否曰上帝念妾無辜應得爲后以贖前恨曾一降世子問何朝曰在唐問爲誰后姬羞不答堅叩之乃曰武后子輾然曰武后生平所爲顛仙姬判若兩人曾自知否姬歎曰輒塵一踏本性便迷後果前因茫無記憶予曰今天曹尙別有一武后否姬曰有之替換託生各爲爾我譬如樹之分植樹可分數樹一身亦可分數身卽妾而論妾

自一人阿母之九女又自一人武后又自一人各具一形卽各賦一性亦由一樹所分枝葉疎密斜整終各不同耳予爲首肯因笑問曰武后爲人不類仙姬却畧似吕后未審仙姬在日曾與吕后相見否姬笑曰豈惟相見渠嘗留我王後宮樂不思漢妾鄙其爲人勸王縱之予笑曰得毋樛木盛德有所難容姬曰非也妾固能容渠渠反不能容妾也予曰身後曾受赤眉之辱信有之否姬曰此事固不足信渠歿時齒已瀕

衰距新莽二百餘年縱朽骨如生亦非韶妙賊
雖淫暴夫復何圖意者後人恨其所爲造作此
言以快道路傳聞之口未可知也但君文感歎
漢事一段可謂才人之筆面面都到妾每循誦
及此輒復破涕爲笑予謝不敢因叩項王爲人
何若姬曰平居燕私雍容退讓有類文士一着
甲冑便赳赳可畏又問今王與仙姬皆返仙班
偶一晤對尙憶及夙昔兒女之私否姬面發赤
曰蛻脫塵寰孽緣盡割偶一晤對微見大賓倘

少涉妄想一經上帝覺察又不知譴責墮落幾
重塵劫矣予深悔失言因又問仙姬佳城果否
有定遠葬首之說姬曰否否王初瘞妾之地妾
兄田安實知之漢兵去後卽爲遷葬今處其時
有一侍兒亦死垓下之難貌微肖妾或誤爲妾
首持以獻季卽今定遠所葬者是也重以後人
好爲傳會亦何足怪姬詞鋒雲雲予甚心折方
欲再有所叩忽聽村鷄遙唱侍兒又前相趣姬
乃興辭曰本願稍憇藉罄積愆緣人天境隔且

有戚妹相待未便久稽爰解佩玉一方持謂予曰此妾在日極所玩弄珮諸窮袴葬時幸未遺失今以貽先生聊作潤筆先生珍重言訖率婢珊珊凌空而去予木立神馳正深怊怛忽聞榜人相呼解纜蘧然驚寤知爲隱几而卧然殘燈明滅薌澤猶存果於枕旁檢得一玉長二寸寬一寸有半厚盈二米其色堅潤潔白上鏤藻火粉米等形精緻絕倫的是漢物不知來自何處洵可寶也急援筆記之以誌夢中文字緣也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靈璧之南垓下之舊址也其東則虞姬之墓在焉嗚呼烟銷白骨古戰場鬼哭時聞露暴黃腸幸從人魂歸何處茫茫千載纍纍一坏尋廢壘之存亡慟前朝之成敗重瞳休矣大王行婦人之仁執手卷然賤妾賚英雄之恨興念及此能不悲哉鄉者勝廣倡亂餘耳景從竿木皆兵鋒鋌競熾言姁恭謹未分項暴劉仁意烏猝嗟方謂楚強漢弱試逐中原之

鹿可奏膚功恐誅當道之蛇轉爲嚙語而乃
羹未分於俎上劍空舞于筵前一着棋輸六
州錯鑄經戰陣者七十敗北如斯失子弟者
八千引東何忍人心既畔天命有歸蓋鴻門
之計不行則烏江之禍已伏當其漢軍慄慄
楚唱悵惶慨赤手兮難支喚紅顏兮無俚森
嚴刁斗吾末如何顛顛胭脂誰能遣此引杯
看劍揮涕牽衣聽震耳之鼓聲慘斷腸於兒
女拔山力竭徒嗟騅足無前畧地聲哀贏得

蛾眉先殉噫嘻可謂難矣彼夫勾踐既報夫
差西施轉歸范蠡反顏事虜伊獨何人向使
姬以桃花命薄逐水東西柳絮身輕隨風來
去則息媯嫁楚縱令生子不言甄后歸曹未
免有人平視而乃飲及計決匪石心堅拚一
死所以報恩庶千秋斯無遺憾原情畧迹在
天可配英皇國破家亡八地不同褒姒君子
謂姬貞而有操烈而不污諒哉嗟乎金刀運
盡玉匣尸寒王業同霸氣俱銷尺地與一民

安在戚呼人。兔生羅熏耳之災。呂號野雞死。
受赤眉之辱。以視姬之就義。凜凜伸志。昭昭
完大節於生前。留清名於歿後者。其得失爲
何如耶。或謂定遠之南。亦有姬墓。彼葬其首。
此葬其身。花歌草舞。傳會有之。頭岱腹嵩。荒
唐頗甚。間嘗考其圖史。按其山川。知倉皇遇
敵之時。正宛轉捐生之處。金鈿委地。指故壤
之未湮。紫玉成煙。信佳城之不遠。竊恐星霜
屢易。瓦礫交侵。石髮旣滋。溪毛莫薦。耳今合

尹大興朱公憑弔芳徽。主持韻事。披榛掃徑。
伐石堅塋。酌旨酒以招魂。徵新詩而表烈。不
使阿環羅襪。獲見人間。庶幾玉奴金釵。永藏
地下。江山無恙。風月自佳。茂草徧鋤。野花如
繡。香埋淨土。青塚則怨異。明妃墨灑。新碑黃
絹。則詞慚幼婦。
舒伯魯郎中燾評云。偶效南朝徐庾體。妮妮
可誦。至贊姬好處。原是平心之論。虞兮有知
當感泣。地下爲君一作楚舞也。

王研雲學博寶仁評云筆意大似陳伽陵而排偶之中暢發議論又伽陵所不及

袁姬

浙東江山船有欄杆頭亭蕉葉白等名其陳設也華而潔其飲饌也精而新船各蓄美姬二三人甫及笄者謂之同年妹齒少長者謂之同年嫂大抵桐廬嚴州人居多同年固桐嚴之訛也各姬有親生者有購養者兒時卽延師教之度曲絃管檀槽靡不精曉凡仕宦客商登舟飲食

起居皆若曹伺奉無須厮僕其目聽眉語類能曲如人意往往客子被其迷惑貲罄身殉在所不惜故初登其舟者無不各有戒心以予所聞顧生袁姬一事則誠千載不易得之遭也顧生江東人少年俊美抱翩翩元瑜之譽傳食於公卿間往來錢塘江時乘袁翁之船翁有養女阿翠年裁破瓜色藝冠時生愛戀甚殷會杭州太守聘司記室筆札有暇則往就姬凡櫛沐飲啄皆自爲姬給役歷久不厭如是者二年有餘生

情日密姬則淡泊遇之每欲留宿輒拒不納旁人多爲不平卽袁翁與媪亦竊竊憐生而怪姬薄情姬不之顧而生亦不以爲蕙蘄也明府某公任俠好義素與生友善以愛生才而憐其太癡願出千金爲姬脫籍生大喜商之翁媪諾之轉以問姬則抵死不肯說之再三始勉強應諾並與翁媪約親迎之次日卽歸甯凡舟中已之狀匳什物毋許動移叮囑諄諄翁媪極口許諾然後兌金署券至親迎之次日姬請遵約歸甯

下于卽返薄暮城門已鐃足音杳然生竟夜徘徊起坐太息日不交睫詰旦急往尋其舟已挂帆不知何往矣生望江水渺漫烟波無際懊惱如焚忿欲蹈流而死繼念徒死無益姬他日琵琶別抱更可無忌不如忍息以偵察之乃嗒然若喪走語明府某公求爲畫策公勸生旣姬不願亦姑置之譬嗜籠鳥野性難馴終思飛去以君之才自有嘉藕况烟花中人有情者少亦何必戀不割愛而自貽伊戚哉生殊不以爲然遂

獨買舟沿江蹤跡之後至嚴州城外見垂楊下
袁舟橫焉姬方倚門與翁閒話睹生至返身遽
入若不相識生登舟與翁媪寒暄已呼姬不答
恚恨莫遏死叫譙訶姬四顧他語置若罔聞生
無可奈何遂具狀愬之郡守郡守耳生名拘
姬至訊之姬嘒嘒強辯郡守問生究竟意欲何
如生出券呈驗堅求合璧郡守如判飭令姬歸
並反覆開諭以後當與生和好無再參商姬既
歸舟怨恨之情形於辭色翁媪從旁規勸亦謂

當贅生於舟免招物議姬搖首不語勸譬再四
始與生言定兩舟相並每夜自攜衾枕過生舟
就寢日則仍回己舟生不得已曲從之自是肅
肅宵征抱衾與嫺夙夜必偕習以爲常相居半
載有餘琴瑟靜好翁媪竊慰以爲從此可白首
魚水矣一夜月白風清漏二下姬察袁舟人已
睡熟乃徧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聲自於裙底
出匕首一柄長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
百兩指謂眾曰公等若聽妾言請以此金相酬

不則請伏死而與汝舟亦有所不利願公等
決焉眾相視錯愕莫知所措僉謂如能效力敢
不如命但請相示姬袖及低聲告曰若然請公
等納金梢將前後纜解開切勿驚覺鄰舟乘今
夜風利開帆向杭州速發抵岸尙不吝重犒舟
人如言解纜將帆拽滿兼程馳抵杭城姬大喜
問生城中尙有賃屋否曰有姬乃厚犒舟人急召
人擔負什物偕生入城笑謂生曰妾今日方是
君婦生問何謂曰後自知之先是生舟夜發昧

爽袁舟始覺翁媪忿甚急張帆追至杭州入城
見姬責其背逃之罪姬謂嫁夫隨夫何謂背逃
翁媪倘念舊好幸勿贅言後日尙可往來不則
從此斬斷葛藤兩爲陌路矣翁媪以姬明決悔
恨之極欲訟官以前旣憑媒署券後又經郡守
判斷更難翻覆乃白眼瞪視垂頭嘿嘅者久之
不得已甘言強笑訂盟而別蓋姬平日私蓄固
有萬餘金嫁生斷難攜帶必如此作爲使翁媪
不覺然後兩舟相並便好陸續攜運若稍露聲

色則防察必嚴絲毫莫取矣其機甚警而其心亦苦矣哉姬尋出金爲生納貲縣令所在悉著政聲皆由內助之力居多焉

里乘子曰袁姬深得用兵欲擒先縱之法觀其平日遇生無情之狀不惟旁人不知其心翁媪不知其心卽生亦却不知其心及再經郡判並舟來往宿蓄運盡乃召衆餌以白金劫以白刃馳抵杭城至是始爲生婦翁媪雖躡跡而至亦徒有白眼瞪視而已又將奈姬何哉夫如是而

姬之心旁人知之翁媪知之而生亦始得知之古所謂將飛者翼伏將奔者爪縮守如處女出如脫兔袁姬有焉勾欄竟有此人物合之仙露可稱女中二豪仙露事事從容固好袁姬事事沉密亦好予樂爲瑣瑣筆之所以賀二生之遭也

夜話

予客灤州冬夜與陳果堂參軍葛少莪司馬倪次郊刺史圍爐瀹茗各述先德果堂言其祖煥

文公諱章少而讀律每在幕府辦公惟謹其祖母沈太君內助行善御下慈愛臧獲有過亦不肯以疾言厲色相加老年奉佛茹素子孫進甘旨悉却之但偶食螺螄數枚而已鄰有某甲走無常嘗至陰司見有房屋一所金碧焜耀內設龍頭几杖各物陳設精潔門上橫額四字甲故不識一丁不知云何惟見額四旁栖螺螄數枚蠕蠕然動亦不喻其何意忽一人來甲試叩之其人答曰此陳十八太娘之第也君未知耶十

八者其祖行太娘者其土稱也後爲沈太君述之爲之悚然遂不復食螺又言其外大父清苑孫翁少遭伯奇之厄卒能以至誠感化後出而讀律每閱爰書細意平反嘗夜禱告鬼神倘有冤屈乞於夢中相示娶葉孺人相助行善惟恐不及夫妻矜恤貧苦老而逾篤至今子孫科第相承弗替人以爲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也少莪言其祖母吳太君好行善事愈老愈篤丐者求食必熱而給之或叩其故曰殘羹冷炙最易

傷人况若曹飢飽不時腸胃疲敗若滯以冷物
必速其病是非行善適所以害之也聞者稱歎
是可爲給食丐人之法次郊言其本生祖母某
太夫人性慈善平生矜孤恤寡敬老憐貧無微
不至冬月遇窮媪寒冷輒解身所着棉襖袴予
之已則恒自忍凍雖子孫不以告之此所謂陰
德耳鳴也是與予曾祖妣殷太君絕相類初曾
祖父石村公由拔貢中順天南元大挑知縣改
就教職官高郵州學正嘉惠士林州人至今稱

頌考終任所宦橐蕭條時先王父問息公尙未
成童曾祖妣殷太君扶櫬攜孤歸里親自課讀
日僅薄飽充飢而已以家道零落并白躬操並
於荒山自鋤地開墾荷篠負鍤不憚勞苦性極
慈善遇貧苦必設法賑濟雖忍飢耐凍而不辭
也既先王父捷秋闈報至適殷太君在圃種菜
就問居止太君笑而指示之或謂此卽太夫人
也報人相顧詫歎自是日用差給太君冬月皮
衣恒質以濟人先王父爲之贖取一至春暖又

付典庫矣平居訓先王父居官爲人之道壹以廉正慈愛爲本故先王父官楚南歷宰安仁安福會同等縣不名一錢見背後幾不能歸櫬同時邑中多顯宦歸時類獲重貲不幾何而後嗣凌夷華屋爲墟良田易主矣而吾家寒素固如故也殷太君歿先祖妣程太君踵其遺法黠若畫一至本生先妣史太恭人生性慈和最喜隱惡揚善平居自奉儉約家大人好客客至烹飪必躬親之膾炙豐腆不少吝嗇村媪爲先妣執

炊間竊鹽米等物或以告先妣先妣置若罔聞問之則曰此細事我所失有限若曹得少沾潤不無小補一經道破縱不至變生事外倘他人聞之相戒勿納是絕其給役之路彼將何以自存耶鄉黨賢之至今猶稱道弗衰昨予歸至京師家大人訓之云族中有扶鸞者先妣與先伯母陳太君降壇謂同膺上帝勅封先妣爲東隅老人先伯母爲西隅老人同在北海鎮守海怪三年無過例當遷擢今三年矣又未知量移何

若也惟予小子不肖因循苟且不自奮勵少遂
顯揚增光泉壤以慰在天之靈清夜自思能勿
愧乎能勿勉乎

林遠村方伯

吾皖林遠村方伯之望賦性端方束躬嚴謹自
言開藩甘肅時督師攻勦回匪驛館後有樓頗
覺幽靜爰命僉從解裝其上夜漏三下甫就寢
忽聞樓梯窸窣有聲一女子牽帷遽入走傍榻
前含睇微笑妖豔異常粉香撲鼻方伯知爲妖

物急取牀頭寶劍擊之女子睨之笑曰公何爲
者而忍惡作劇耶方伯慮其爲祟急掣劍在手
女子卻步搖手曰咄咄公勿惡作劇我去我去
言訖剽然不見後聞人言樓固有狐然方伯居
此月餘亦竟不敢再至矣

里乘子曰老子謂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吾謂
見所欲則其心尤不可亂左氏謂妖由人興彼
妖物之來而能如方伯之心不少亂雖妖物亦
無如何矣諺有之曰色不迷人自迷凡見色

而心輒亂者無不爲其所迷矣况妖也耶噫嘻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怒晴雞

嵩山之陽春日啟蟄之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一長六七尺一長四五尺蜿蜒天矯若火龍然雞鳴遂隱經秋卽不得見莫測其故初山下農家蓄一雄雞氣象赳赳重可十斤所種之卵無不穀者主人寶之呼曰老雄十餘年不肯殺歲又值乳雞之時忽數十卵僅齧一

雄其餘盡暇主人懊怨以爲不祥一日有番賈來注視老雄與新雛問主人肯市否主人正慮老雄年久無用姑漫應曰客若肯出重價那得不市客問此兩雞索價幾何曰五百足矣客喜曰諾主人初固索五百錢見客遽喜諾戲反齒給之曰我所言固五百銀非錢也客沉思久之曰果爾五百銀亦所不吝毋再翻悔主人大喜過望答曰君如數將銀來誓不翻悔客喜翌日果攜銀五百來付主人主人乃籠兩雞付之笑

拉客袂問曰我初固戲君耳不謂果肯如數敢
問需此何爲客笑曰君旣見問不敢不告君不
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乎曰然曰此蜈蚣精也
一父一子再百年後少者長成一方禽獸蠶食
無遺且不免災及小兒實爲大患雷且難治今
少者尙稚老者勢孤尙不敢公然肆虐惟此兩
鷄足以制之老雄固無足慮惟新雛初鷲當伺
以珍物庶可速豐其毛羽壯其筋力矧聞數十
卵僅得此雛可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盡鰥也

計明年此時新雛當亦可爲老雄之助制兩妖
不難矣曰此兩雞與他雞何異曰凡雞皆睫皮
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睛是鳳種也別去歲星
一周客果攜兩雞來訪主人其雛已長成居然
與老雄相等客卽下榻主人之家他日又見少
室紅光兩道客喜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
薄暮客攜雞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
君不能勝妖氣中毒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遙察
二更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灼猶之掣電兩股

以閃以爍或東或西或南或朔或抑或揚或分
或合或屈曲如環或直伸如索或迴旋如鷹盤
或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
燿燿焉爍爍焉忽詫五尺孛芒疾馳斜掠半明
半滅陡萬丈而一落主人色駭心喜知小妖已
告殲尙有紅光一道忽高之忽低之忽卽之忽
離之氣漸披靡知其亦無能爲果不一炊黍時
宛然敗葉漾空慘爲狂飈之所摧飄蕩蕭颯站
站然而下墜荒畦紅光悉絕東方欲白主人知

兩妖并除姑烹茶以待客俄焉見客左手籠雞
右手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主人迎而賀曰知
大功告成喜爲君賀客歎曰兩妖雖除惜兩雞
皆受重傷奈何主人視小雞竟體毛羽脫落殆
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褫離精神沮喪又視
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鉗已脫足尙有一二
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鉗已去足亦夷其
大半僵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尙有用否曰紅光
外燭珠當不少卽兩軀殼以製刀劍鞘亦值千

金也乃以兩雞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雞不過十日老雄不過半年皆當羽化有功於人尙其瘞之其身受重毒切不可食慎之慎之越日客辭主人又以二百金相謝以木匣盛二妖負之而去後兩雞果如期先後俱斃主人謹遵客所囑并瘞之

雌而雄

江浦吳解元家楣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卧不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儼然變爲

偉男也庸通和尚飛錫滬濱曾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矣並言其兩耳尙有釧孔兩足以纖瘦不能納履終年但着吉莫鞞中實以絮大不過五寸許耳予聞而異之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解元家固臨江行人來往恒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楫創設義渡永占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子一旦化雌爲雄足見天報善人爲不爽也

無子一日出朝為樞密長天祥善人無不衷也
 遂亦古陶者漢口交際却無天德已垂步物
 封可苦無幾以自許亦爾其各歸其歸解焉
 大善事不無幾其終則無天家則無以於人來
 亦以家大不感正也指且字間而異之贈非非
 亦爾且以無感不銷際以終中則善吉實轉中
 又探其德意全乎必其天德言其德耳尚存
 新其德則味向來其德言其德耳尚存

里乘卷四目次

雄黃彈

仙露

劉封公

員先生

遷葬報德

趙乙

里乘卷四目次

里乘卷四

桐城 許奉恩 叔平

雄黃彈

相傳雄黃得山川靈氣三千年結成圓顆光明
 潤澤形類彈丸俗名之曰雄黃彈氣辛且馥蚘
 蟻觸之輒死其大者如雞卵小者如龍眼愈大
 愈可寶貴未易輕得維揚有名妓楊少女者名
 巽二字巽巽色藝冠其儔侶年甫及笄聲譽極
 隆客非具厚贄不見楚北舒生故世家子容止

甚都才華豐蔚以父執某公守揚州爲司書記
慕姬名厚贄往見鵠媪導至曲房令坐少待久
之兩婢扶姬出姬時少疾新瘥蓬首裹青綃帕
縞衣素裳絕無修飾而黑髮白肉明眸皓齒光
彩倍覺照人見生轉問邦族彼此畧一酬對意
甚相洽日昃生欲興辭姬笑止之曰君去何太
急也如不嫌倉卒主人卽屈晚餐何如生喜出
非望亟答曰唯唯飯畢姬命婢秉燭導生入已
室室中奩具之外琴書圖畫羅列滿案生故善

琴取壁間琴解囊視之朱絃玉軫裝潢精潔隨
手挑撥其音清越異常姬曰君亦解此耶生曰
偶爾爲之此琴甚古卿從何處得來姬曰此卞
玉京物也齏賈出兼金購以見貽君不見腹有
款識耶生視琴腹鐫隸書四善二字下有行楷
書銘曰風吹空桑水聲浪浪花天月明心清意
涼款署乙酉春三月玉京道人九字生閱之極
爲稱讚謂卿蓄此必是高手請試一揮願爲洗
耳姬曰从未弄此今旣遇賞音不敢藏拙倘有

舛誤乞賜指點乃高捲翠袖輕舒玉腕爲譜合
歡之詞曰君何翩翩兮妾何娟娟未見兮心相
憐既見兮心相歡花合歡兮並蒂長春人合歡
兮如意延年皆大歡喜兮合人天適所願兮永
弗諼彈畢笑曰絃澀手生君其勿哂生擊節稱
妙見案有薛濤賤走筆書一絕贈姬曰塵海茫
茫幾賞音玉人爲譜白頭吟多情惟有紅橋月
不照吹簫照鼓琴題畢持示姬曰布鼓雷門不
值一笑姬微哂曰白頭吟三字甚好未審可能

成讖生聽夜漏二下欲起作別姬低聲問君居
停較牛奇章何如生會意曰小生有愧樊川居
停憐才則較勝牛相姬面發赤笑曰果爾君何
妨在此少敘生大喜遂止弗去人謂姬平日遇
生容之風雅者或陪一杯或酬一畫至厚者贈
一詩從未有作歌而以琴譜之者况一見留髻
尤爲異數妒生者心殊不平使人潛譖于太守
太守笑謝之曰君休饒舌使太牢公笑我生聞
而喜述于姬兩人同聲稱感自是蹤跡愈密夙

夜必偕殆有終焉之志客來姬概謝不見媪以
生爲太守客多不敢與校亡何太守內擢京卿
生戀姬不肯偕行而客囊垂罄益不能厭媪所
欲平曰妒生者又從而交謗於媪媪益嗛之生
來嘗拒不令與姬見姬私謂生曰始君爲太守
客凡事得恣所欲媪嘗敢怒而不敢言今已矣
平曰妒君者皆欲報怨媪日來顏色君當窺之
脫不早見幾且不免于禍因脫金纏臂一雙納
生腕又贈白金一錠趣令速去且曰妾年方十

八君方二十有二請待君三年以補司勳之恨
爾時齒各未衰爲歡有日以君才華門第何患
不出人頭地尙其努力進取好自爲之莫怪妾
此時太愒也千萬珍重自愛生泣聽姬言一語
一首肯不得已揮淚而別迺將白金畧償宿逋
趁舟旋楚比至漢皋計距家僅百餘里以無貲
賃車又無僦從襍被徒行日暮失路寄宿郵亭
跋涉勞頓一偃仰便已熟睡平明見巨蟒僵死
身旁大驚不知何故俄頃土人畢至見生訝問

姓名多有知者羣謂此蟒傷人甚多方苦無計
誅除今忽就斃君身有何寶物生言無之羣不
信試展其被見巾裏一物大于雞卵有識者曰
此雄黃彈也君有此至寶豈不自知也耶先是
姬每于署月輒患蟲蟻有溲水藥商贈姬此物
置諸枕畔凡蠱蟹及蠅蚋蟹蚤之屬果盡滅跡
生無事嘗取把玩別時無意攜裹巾中因識者
見問詭稱祖遺向實不知何用其人具言其寶
貴難得羣爭傳觀咋舌稱異爰共將死蟒剝皮

剝肉刮鱗解骨共得大小珠無算其額上一珠
大如湖日遂以歸生并各具酒食延生至家小
住數日以車送歸生至家喜老母無恙問知妻
已物故不勝傷感每憶姬約誓不再娶將所贈
纏臂金變易營負郭田數畝養母讀書明年一
戰捷于鄉以母老不願應禮闈試又越兩年計
已逾約於無人時追憶墜歡不禁潛焉出涕轉
念業已爽約玉人或別有主思維展轉已拚割
愛曾有事過洞庭猝遭暴風適巡撫某公之任

楚南官艦勢在危急某公見滿湖客舟漂覆殆盡惟生舟安穩無恙異之亟命榜人櫂依其旁果亦轉危爲安命材官持刺召生至敘及先世固有世誼因問生有何術令舟無恙生殊茫然公忽見生角巾上綴鱗珠瞪視詫曰君從何處得定風珠此誠希世之珍無怪涉險不驚也生始恍然因取以獻曰此珠先世所遺不意竟能定風公出入王命此所必需敢獻以備濟川之用聊代羔雁公大喜以生誼屬通家且共患難

令夫人暨眾姬妾出見並示以此珠之異乃綺羅粲列楊姬亦在其中生與姬相視錯愕不覺雙淚承睫公訝問何故兩人踞陳巔末公亟掖起掀髯笑曰數有前定老夫方愧無以報贈珠之惠請效合浦還珠用答嘉貺何如生頓首謝並叩數定之說公謂前過揚州聞姬通翰墨以三千金爲脫籍將令司內記室便禱諸露筋祠嘿問後事得第五籤云碧雲舒卷碧天晴楊柳依依送客行合浦還珠張樂地公真一笑比河

清今味其詞前二句明點兩姓三句暗切洞庭
四句調侃老夫謔而不虐謂非數有前定耶生
亦嘖嘖稱奇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姬衣飾值
數千金盡令攜去並餽千金助粧兩人叩謝公
與夫人感激涕零而別初生母聞洞庭大風多
遭水厄甚切倚閭之望今見子攜佳婦歸大喜
生爲母備述前事乃出金益治田廬且蓄僕婢
居然類素封家母無事與姬圍棋或看姬作畫
彈琴甚歡因謂生曰前我以無人待奉故不令

汝遠離茲得汝婦事我甚孝汝如再以我藉口
不肯計偕是戀汝婦卽爲不孝汝其奮志顯揚
以慰老懷生重違母命是科捷南宮觀政吏部
不數年游擢正郎出守楊州板輿迎養舊地重
來凡向所媒孽者悉置不校口碑藉甚姬受誥
命封恭人每魚軒出昔之儔侶俱側目竊視交
口稱羨生嘗與姬話舊事爰倩畫師寫彈珠圖
以誌不忘所自一時題詠甚夥傳爲美談
里乘子曰昔牛奇章裴晉國二公憐才重義百

世而下聞其風者無不津津樂道乃舒生一生而兩遇其人可謂盛矣彈珠圖題詠甚夥不知至今尚在人間否杜司勳揚州夢後得此足以補恨

仙露

高陽某生舊家子也少孤家業素封以委託非人乾沒折閱銷耗垂盡及生長知事年少負氣奮欲恢擴舊業遂將存產盡行鬻變作孤注得二萬金服賈遊吳計反掌可與陶倚埒富時吳

下有名姬仙露者年甫破瓜豔聲隆起生方喪耦耳姬名姑偕友俱贄往訪一見目成兩情心許酒闌送客留髡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割臂締盟矢以嫁娶自是無日不往未及一年腰纏漸絀難厭媪欲頓遭白眼生將質衣貨馬以供纏頭之資姬微聞之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耶則已如以伉儷視兒則宜早爲之計大抵平康生活有貲卽事趨承雖富有銅山亦不能填無底之壑日來偵君囊橐告匱聞將變質衣物

殊非長策且過此以往又將何如生沉思久之
答曰小生所謂得過且過過此以往倘計無所
之拚一死以殉知己姬聞之悽然曰果爾則君
之計亦左矣君如實心愛妾彼此不妨熟商鵠
媪所欲者貨財耳君在此耗費已復不少况爾
我白首之約方君盛時媪會極口許諾君試申
前說料亦不忍苛求得間第往探之需價多少
君如不足妾薄有私蓄當以相助商計已定越
日生果如言詢媪且謂嫁娶之約姆所親許天

父地母實所與聞小生久客當歸理宜不背前
盟聘貲若干合當如命敢請媪冷笑揚曰答曰
所說誠然然自妮子入門老婦教養不易今欲
脫籍其身價在他人必得千金念公子平日仗
爽願減其半如有五百金卽惟命是聽不則莫
怪老婦不情也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得
幾何曰變鬻衣物可得二百金姬曰若此易耳
君速去措辦俾事早諧遲恐生變生急慘淡經
營姬爲傾筐倒篋湊合如數持以獻媪媪初以

五百金非生所能猝辦今竟如數相付礙難反齒不得已納金署券乃盡禡去姬之衣裙釵飾僅存袒袴遂令隨生速去時方暮春天氣薄寒姬再三哀求始給一舊布絮襖聊以禦冷生攜姬至旅舍檢理行裝所存無幾途長資短莫知所措逆旅主人憐兩人荏弱慨贈白金一流甫得成行半肩行李生自負荷之姬披髮韜容徒步相從日祇行十餘里不及旅店輒寄人簷下或宿古刹以爲常經秋始至齊境資斧不給會

天雨纏綿泥淖難行姬足趾皸破血流濡襪脫以示生生歎曰小生飄泊窮途孽所自取固無尤怨累卿憔悴若此心實不忍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必有今日但人患無志不患喫苦君傾產出賈爲欲恢擴前業也今舊業未恢產貲蕩盡攜妾而歸立錫無地其能免鄰里姍誚乎生曰奈何姬曰妾意小作貿易較跋涉安逸或冀少得什一亦可聊以解嘲還見故鄉文好君以爲何如生曰卿言良是顧何從得

卷四
一
貴姬曰容妾圖之詰旦笑脫左履出珠一顆大如發菽附生入市售得三十金遂稅屋三椽操業來共作苦半年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業此不厭乎生曰以今視昔較僕僕奔馳悽皇無定相去不啻天淵矣何厭爲姬曰固然但所操太狹必稍擴充而潤色之方可生曰談何容易姬笑脫右履又出珠一顆大如前附生售之價亦相等遂兼貨米鹽醯醬雜物日有生色不半年漸蓄傭媪生日操會計夜擁麗人自以爲人生

之樂如是已足姬忽問生曰君將浮沉於此以終身耶抑尙有他志耶曰小生得隴不敢望蜀矣曰敢問賈與仕孰優曰賈不如仕又何待言曰若然君何不棄賈而仕曰卿慎也耶明知小生讀書未成何從求仕曰妾聞司馬文園尙不以貴郎爲恥豈古之循良吏皆由科日起家耶君如有仕志曷不納貲以求之生不覺失笑曰卿益復嚙語些須薄產僅敷餬口那有多貲可納姬正色曰君果欲仕妾自能設法曰將如之

何曰君意欲何仕之求曰佐貳可乎姬搖頭嗤之曰何其卑也曰丞倅牧令可乎曰未也曷再等而上之曰意者其爲郡守乎曰如斯差可萬不得已亦必須如此庶可稍展妾志生問何法之設姬笑指舊所著布絮襖謂生曰妾籌之已熟此中所藏不止一郡守之貲其餘可留作資斧無俟他求也以兩儀刀折之中綴明珠不下三千顆次第鬻之共得五萬餘金遂罷賈趣生赴部納貲銓得粵東太守指日挈眷之任時濱

海州郡所在患盜行旅苦之姬謂居官當首先爲民除害因屬生檄所部各邑嚴行緝捕又出多貲徧募健兒散布津溢以備偵訪連獲劇寇百數十人悉置之法盜蹤頓戢水警陸慄遠近頌之姬固恂曉文義自生之官凡催科撫字聽訟察吏事無大小悉內決於姬庶務畢理生惟優游素餐坐享其成而已三年政成受上考擢浙東觀察使尋遷浙臬前後不十年開藩吳下以千金報逆旅主人適鴛媪之夫爲怨者所訐

株連繫獄媼僞爲賣珠者夤緣入署求姬爲道
地見姬攢珠簇翠華裝坐七寶牀上容光四照
較前尤爲豐豔麗婢數輩環侍承命媼膝行匍
匐而入伏地不敢仰視叩稱老婢死罪死罪當
日不識貴人過於計較乞賜恕宥乃泣白所求
姬鮮腆欠伸微哂曰阿姆休矣瀕行時幸叨布
襖之惠不致凍填溝壑念此一點香火情容與
官人謀之聊以報德且藉以補身價五百金免
使阿姆齒冷也媼汗流滿面稽顙有聲姬麾令

去不日卽出其夫於獄後生晉豫撫嚮用方殷
泣豫甫半載姬笑謂生曰以君之才何能獨當
一面語曰駑馬戀棧久必蹶蹇不如避位免譏
覆餗且人貴知足大丈夫如此亦足矣何必畫
蛇添足耶生從其言遂疏乞罷歸姬封夫人年
尙未及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生二子一女子
讀書均成進士一人部曹一人詞館富貴甲於
一鄉姬勸生力行善事培養英才調恤窮乏創
設義塾義倉仿范文正公條定章程刊碑以垂

永久鄉人至今稱頌不衰

里乘子曰高陽生一傭夫耳變產作孤注以圖
恢擴舊業其計亦左二萬金揮霍殆盡脫非遇
姬亦溝中瘠而已及貿易少安便無他志然則
生一庸夫耳乃公然由太守而游晉封圻庸夫
偏有此庸福伊誰之力哉仙露作爲事事令人
可愛可法初屬其求仕繼助其爲政終促其勇
退且勸力行種種善事鄉人稱頌其見地之高
多非鬚眉所能及者况巾幗乎况巾幗而勾欄

者乎噫嘻異矣

劉封公

山東諸城劉封公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千錢
民不聊生封公計擁厚貲饑民未必甘心坐視
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
子文正公統勲孫文清公墉相繼爲宰相曾孫
文恭公環之官至尙書仕宦科第至今不絕僉
謂爲善之報

里乘子曰封公決意毀家救荒可謂卓識向使

封公當日稍事慳吝其家業亦未必能保反得
爲富不仁之名由是觀之人不亦樂得爲善乎
哉後直隸寶坻李封公毀家救荒大畧相同子
孫科第仕宦一時稱盛

員先生

粵東馮崧湖閣學譽驥言少侍封公遊宦秦中
會母夫人有病百藥罔效時封翁宰某邑或謂
邑有員先生者鄉居好道少得神仙秘傳能知
過去未來素精醫理不輕爲人治疾治輒奇效

如諸公子自往延請渠惠然肯來可保無慮封
翁乃命閣學兄弟翌晨徒步踵門延請甫出城
半里許一人御車迎面而來見閣學兄弟拱手
問曰君等爲馮公子耶對曰然曰爲母夫人病
來召員某非耶曰然曰僕卽員某請偕反署可
也閣學兄弟訝其預知樂與偕返比至署中封
公大喜命導入寢室見病者卧牀上寂然不動
員諦審良久遽索甕餅一具力擲于地餅碎如
粉揀取片甕以鋒砭病者兩太陽穴少選血珠

珠出其色紫再砒之紫色漸轉爲赤便聞病者
呻吟作聲竟體已能轉側矣員笑曰得之矣亟
索紙書方服藥調理疾頓瘥封公醮以金帛固
辭不受謂感公子孝思不召且至况辱徒步枉
顧敢以小技責謝耶自是常來署中閣學兄弟
咸喜從之遊嘗謂真仙每喜遊戲人間俗眼不
識往往交臂失之曾偕遊終南山見一道人清
癯如鶴修髯垂胸有瀟洒出塵之概員拱手迎
候道左執禮甚恭閣學叩問何人員低聲附耳

曰此漢張留侯也那敢不敬既又見一白衣女
道士員執禮愈恭謂爲觀音大士云員羽化後
留有小像有事禱之輒驗

遷葬報德

山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以舌耕爲業
年至不惑計累歲所積修脯共四五十金鎔小
鋌十餘枚每夜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媪嘗
戲而揶揄之亦不以爲侮也村有族子某困阨
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窗窺之欲挾篋竊

取而苦無間一夜媪啟戶如廁某乘間潛入稔
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探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
熟覺而墜其袂就坑壚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
仍息其燭低聲問曰汝胡爲者奈何作此醜事
爲宗族羞某愧且慄答曰歲暮飢寒交逼實逼
處此翁曰汝休矣遂取所積金盡付之麾令速
去好爲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遑叩謝匆匆攜
金逕去翁乃大聲呼曰有賊媪聞卽返問如何
曰適有賊入室已驚竄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媪

秉燭徧察惟失積金失色懊怨翁謂得失有命
反慰藉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媪忽有娠連舉
數子家亦漸裕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
康娶妻甚賢某嘗爲妻述舊事欲報翁德苦未
得當會秋穀將登某防盜獲夜起偵伺時月明
如晝見二人稱媪行阡陌間意是盜瓜豆者姑
屏息覘之但聞嚶嚶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
否吾審之最確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試
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僞一人曰諾又相

將行數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爲形家者流急
跡其插枝處固已新購之業留心識之果十日
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葬親妻尼之曰吾
儕小人猝得吉壤恐無德以堪之君嘗言欲報
翁德聞翁所葬親地甚凶將謀改葬不如卽以
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
但翁長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沉思
久之某忽躍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親
掘穴不深我所目見趁夤夜人靜我兩人潛爲

遷葬附親其旁仍將舊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
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訖而翁果竟不知也
越歲相國生以年少登科甲躋顯秩翁年期頤
矍鑠異常每春秋展祭尙在舊穴凡精形家術
者皆謂此地子孫不當發吉又有爲翁謀者謂
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莫善於此翁亦甚欲之
以前事恐某介意反赧於啟齒後另擇數處皆
云不吉不得已託人風意於某某笑曰若然則
小子已代翁改葬久矣遂宛轉向來人告其巔

未使轉達翁翁感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延
形家相之僉謂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氣象益
尊不數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里乘子曰此金鐵衫太守爲予言者諺云陰地
不如心地觀陳封翁之遇族子某所謂陰德者
非耶若某者亦可謂善於報德者矣聞某親附
葬其旁至今子孫亦甚蕃衍且多殷富在翁與
某一則施德不望報一則受德不忘報兩人相
遇皆足以風世故亟錄之

趙乙

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逾十畝忽有壯
夫負竹篙一竿修而多節白司事者求寄存園
中訂日來取詰且汎埽夫趙乙見之問司事者
此篙從何而來司事告之趙太息不語司事察
其言狀有異轉詰之乃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
畧知暴客號訣此篙卽若曹信物數節之多寡
便知黨羽人數今倚園牆西隅其來必由此處
是不可不預防之司事聞之大驚趨告主人眾

意乙非常人因謂汝既知此篙必能辨賊果爾當重賞不吝乙初不肯再三央之乙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眾問計將安出乙笑曰公等勿慮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布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墻下聽用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乙謂眾曰賊至當在今夜小人當一一殲之公等如膽大不畏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駭懼恐乙眾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

各持器械爲乙助威乙麾之去曰爾曹鹵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自袖利刃潛伏墻陰以伺之少選竹竿窸窣作響一莽男子自竿溜下足踏豆上滑而顛乙暗中以刀剝其首擲甕中未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剝之連剝十餘人外賊以其黨多人入墻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點賊躍登墻上次且不敢下俯首窺察良久輕拊其掌者再內無應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

東方漸明乙招諸健兒置尸甕中計之其剝十有六賊命悉昇而瘞於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乙汎掃之役待以殊禮惟時惴惴焉慮盜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復至里藥子曰畸人溷跡賤役不遇有事將終身埋沒不彰彼盜之來所以顯趙乙也夫趙乙猶其細焉者也嗟乎風塵莽莽豪傑儘多俗眼不識則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惜哉

